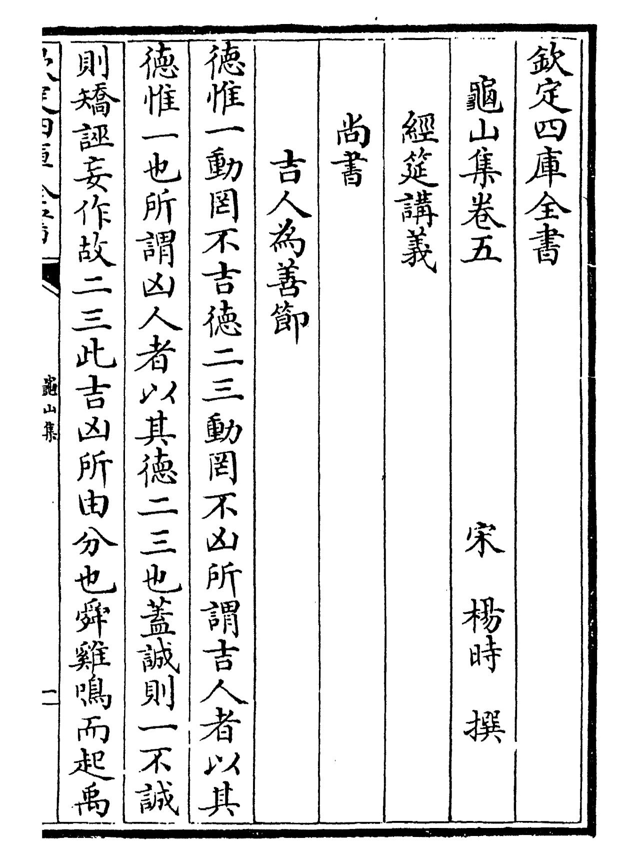


集部



龜山集卷五

宋 楊時 撰

經筵講義

尚書

吉人為善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分也舜雞鳴而起禹

思曰孜孜寸陰是惜為善惟日不足也丹朱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為不善惟日不足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之亂亡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傅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犁老節

犁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於淫沉湎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罔有悛心故也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為朋淫湎肆虐故臣下化而相滅上下相比為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愬籲天而已夫淫湎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聞也

惟天惠民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為之子其聰明足以乂民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産使寒而衣饑而食蓋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天矣天所以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後於杞非勦絶之

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于萬方百姓而已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浮於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讒諛日進而法家拂士衆所共嫉也分而為用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顧治之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巧言令色章

剛毅木訥不為儀容辭令以外鶩故近仁巧言非訥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記曰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則非木訥也文之而實其德則雖或巧令未為過矣故記曰辭欲巧詩仲山甫則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盡無仁也鮮而已矣然二者之不仁巧言為甚故巧言之詩為傷於

讒而作也葢讒人之言常巧矣故能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不可不察也

吾日三省吾身章

仁之於人無彼已之異謀之在人猶在我也謀而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同謂之達道葢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非尊其所聞也口耳之學難與進徳矣君子進徳以忠信為主故曾子之省其身以此夫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

寒而求衣饑而求食不能自為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先王為之正經界而授之田制里廬而與之居植桑麻於牆下畜雞彘於其間使之衣帛食肉養生送死而無憾凡此皆為人謀也若夫征求無藝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為己私坐視民之流亡凍餒而莫之恤非為人謀而忠者也伐木之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比交朋友之道也苟無尊德義之誠心使賢者不獲自進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

人君能以是省其身而患德之不修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道千乘之國章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故道千乘之國以敬事而信為先蓋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無適從而事卒不立矣崇寧大臣輕變祖宗故事而不能期月守如鈔引之法是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之牆壁而民不聽以其易為而無信故也

此前日之覆轍可不鑒之哉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人故思愛人必先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禮非所以為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𤕤秣

之微匪頒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而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蓋有司當禀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姦私竊橫斂而莫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古之於民春析夏因秋夷冬隩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蜡則休老勞農君子不興功此

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其時使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己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為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己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

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觀而善也過憚改亦不足以成德矣夫古之聖人前旒蔽明非禮勿視黈纊塞聰非禮勿聽升車則有和鸞之音行步則有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人君所以自重其身也故能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如是而物能遷之無有也中庸曰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純亦不已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蓋王之與天無二道也一於誠而已誠者忠信之成名也言而天下則之動而天下道之

由是道也可不主忠信乎一夫之則天下相率而為偽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有天下者其可忽之哉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蓋與之為一體也則其有賢無不如已者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有違而臣得以弼之則過宜不憚改矣故能亮天功而成帝業此人君所宜法也末世之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所友不如已者耳故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所以不聞其過而天下日入於亂也可不戒哉

慎終追逺章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逺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則

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今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父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者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則備此三者而未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故五十而慕孔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為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以哉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弟子端木賜字子貢也溫也者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良者善也生而有之不假於外也與良知良能之良同惟君子為能有之恭則不侮儉則不奪讓則不爭五者之德夫豈聲音笑貌可為哉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睟然可見而人樂與之

也以是而求求在我也所以異乎人之求之與夫温良恭儉讓蓋常德也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仲尼不為已甚者如是而已世之人厭常不為而不知常德之為貴故賢知者過之而道終不明不行矣為天下國家者欲與之共政舍常德宜無足與也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此之謂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飽

居而安亦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哉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為也夫敏事則有功慎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及矣斯其所以為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志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為心其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平土而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

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以天下為心者蓋如此後之為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貧而無諂章

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淫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夫貧樂非有道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非自修者不能也故子貢以切磋琢磨言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切磋者資利器而為之者也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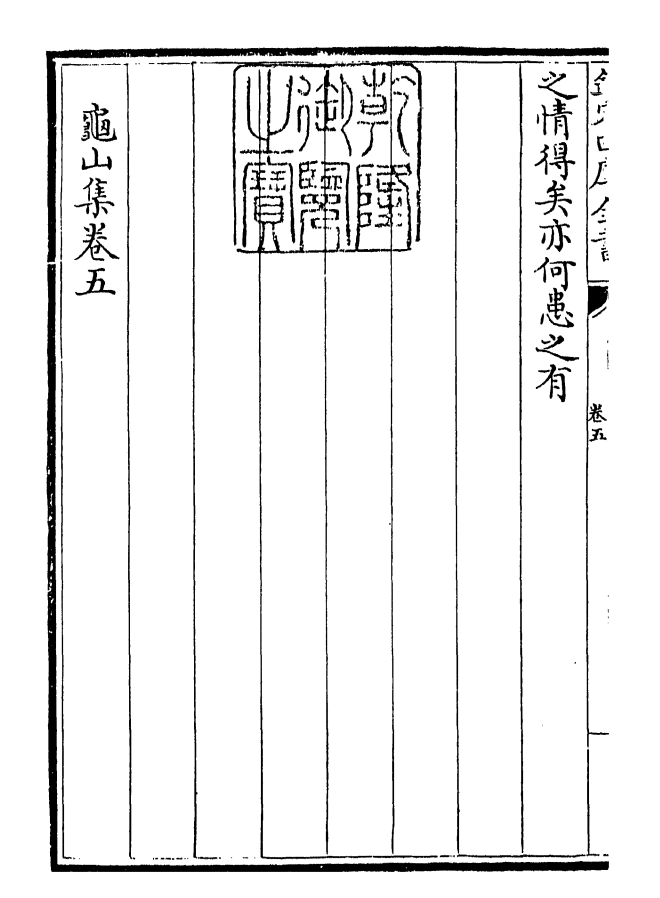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仁賢所謂利器也故道學如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琢磨用石以為錯則以石治石也故自修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人繼其志孔子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而子貢於切磋琢磨之義自得於言意之表可謂能繼其志也其知來矣其聞一以知二於斯見之也夫人君舉天下之富而有之凡海含地負之珍畢陳於前流辟之音靡曼之色日接乎耳目茍無禮以

節之則徇物而忘返雖竭天下之奉不足以厭其欲矣傷財害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富而好禮其可忽諸惟古之聖人為能反求之於身則無倫之富萬物備焉無待於外也而禮在其中矣而何好之足云乎人君唯能以徇物為戒以古聖人為法動容周旋無非禮者則上下辨而民志定而憂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

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肖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為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為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臯陶為帝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為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嬖寵暱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



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龜山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蕭準

龜山集卷六

宋 楊時 撰

辨一

神宗日録辨

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為不盡合法度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

夫道止於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貶損以中人為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上問周公用天子禮樂有之乎對曰於傳有之然則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衆人之所不能為天子禮樂衆人所不得用若衆人不能為之功報之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所以為稱也然周用騂而祭周公以白牡雖用天子禮

樂亦不嫌於無别

周公之所為皆人臣之所當為也為人臣之所當為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所不當為而為之是過也豈足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為衆人之所不能即報之以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則朝廷無復有等威矣故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騂周公白牡雖用天子之禮樂不嫌於無别是猶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為有禮非通論也然周公用白牡見於明堂位所載凡四代之

服器魯兼用之白牡商禮也夏尚黑周尚騂則魯兼用也以是為有別亦疎矣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亦恐未可為上言韓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須少待今且當以變通財利為先上曰但理財節用亦足以當如此事不為可也曰今諸路皆用刑辟榷鹽河北雖榷似未有妨因言理財誠方今所先然人主當以禮義成廉恥之俗為急凡利者陰也陰當隱伏

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若宣著為利之實而禮義廉恥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終於逸樂無為而治也

取之有藝用之有節先王所以理財也故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為善之名而陰收為利之

實此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為也故青苗意在於取息而以補助為名市易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貧苦為說皆此意也昔哀公問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之徒其理財蓋如此使後世之士言之人必以為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者何足以語此

上問如何得陜西錢重可積邊穀對曰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闔斂散之法因為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

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用取具馬蓋經費則有常賦以待之至於國有事則財用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其法以為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又因請內藏可出幾何以為均輸之本上曰三二百萬或三五百萬可出也

桑弘羊為均輸之法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

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

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是將擅天下商

賈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職任萬民與通貨財商賈

之職也今為法盡籠天下之貨而居之商賈豈不失職

乎余嘗考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

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

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

斂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

者有以待之葢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乏之皆濟矣其法豈與桑弘羊同日議哉然泉府所以斂貨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廛人所斂者是也其斂能幾何以市之征布與市人交易乃其宜耳今乃欲借内藏之錢何也夫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此經費也邦之大用内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大用謂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謂國事之待用者特内外府之所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

其所用而取具葢亦可知矣而謂以是通變天下之用皆飾說也

王氏云陛下誠能慎察義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為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經

或言知仁勇或言仁智勇未有先言勇者獨稱湯曰天乃錫王勇知者何也書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湯以七十里起於

衰亂之中其初為流俗小人不悅艱難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尤在於勇陛下排今日之弊誠恐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紛小有才而不便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識理者衆合為異論則舉朝為所惑

湯之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故能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悅也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

勇知言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刈予之德言足聽聞蓋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大立法造事不為衆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顥所言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性命

今欲為凶年計當以凶歲為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剃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鬻祠部三千蓋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貲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則其害益甚是未及賑饑而先困吾民以資游手也先王之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

也不知為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貲以為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為也以是為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上因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誠則於物無所蔽於物無所蔽則明矣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則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

之如能不為利欲所昏則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烏足與此哉荆公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為至蓋以其未嘗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升之難為

更簽書只總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簽書
升之曰只諫議與押余不答既起與之同行歸
廳余曰相公不欲簽書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
曰體不便余曰參知政事恐非參知宰相政事
參知天子政事於是升之欲令孫莘老吕吉甫
領局余與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
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亦只是輔臣
領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

所領職事難稱司余曰於文反后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升之曰令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所稱余曰古六卿即今執政故有司徒司馬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曾公曰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令六尚書余曰三公無官只以六卿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為冢宰蓋其他三公或為司馬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之三師古

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不統然亦不過
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禮邦
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條
例豈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條
例是人主職業所謂制度也禮記曰非天子不
制度臣不知制置條例使宰相領之有何不可
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為之而冢宰掌邦之六典雖掌
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

宰施法于官府而小宰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為之葢宰相之任也未聞有三公為司徒司馬司寇司空者舜曰疇咨若予采葢天下之事無非王事也故舜自謂予采則凡所以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職業矣今之勑令所以誅賞廢置人主之大柄也亦以有司為之何止三司一司條例獨為天子職業而使宰相專領之乎以宰相為有司於體誠非宜此但以口給禦人取勝同列非篤論也一云於理誠非宜曾子曰出納之吝謂之

有司則有司非所以處宰相也

凡興事造業振救衰弊誠須臨事而懼若顧恤流俗人情畏其不能即不能為周公所為商人與三監畔征之三年若畏人情不安則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乃更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彰善癉惡以教訓之初無畏衆之意此所以能制禮樂而成周之太平也柴世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者代之當時人情

豈得帖然無不安者古之有為者上如周公下如柴世宗皆不茍畏人情而但務因循所以能各隨其材分興起功業

周公東征三年而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密邇王室以教訓之非厲之也人情何為而有不安者柴世宗方用兵討伐斬二十七人以正軍律故能有功非安平無事之時可為也夫興造事業不稽乎衆而欲以辨給勝之一有異已則指為流俗

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聖聽不亦異乎

上患内藏三司見錢少余曰納緡差多而不知變轉見錢則積日月至於不可勝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納見錢乃令變轉金銀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銀匹帛多於見錢乃更令送金銀匹帛外方既折納到見錢却須要金銀匹帛諸路不免科買民被科買至買銀一兩用錢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所致曾公

曰只為人人皆言諸路若般却見錢則錢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為令錢不少然人皆患錢少余曰假令錢少亦無可患在唐貞觀中米斗數錢可謂錢少然其時更為樂歲人無所苦唯唐中世用兩稅法令百姓以錢為稅然后人始苦錢少此由責人必變粟帛為錢輸官則人人皆當以粟帛易錢則不得不以錢少為患此乃上設法為患非錢少為患也今二稅令人輸粟

帛至今令輸錢則取情願何由能致人患陽叔曰於古輸誠然今如官中給賜用錢不少若斗米五錢則斗米可折得五錢官中合用錢何由辦給則錢少亦不得不以為患余曰今官司用錢為多者莫如糧草若錢少而重則糧草更不貴錢今近邊百萬貫不能糴得百萬石米若斗米五錢則五萬貫足致百萬石至於其他用見錢亦豈能多於糧草就令用見錢處多若錢重

自可如今合賜錢處折以他物此乃人主輕重
之權何至吏以錢少為患
二稅用錢故民間以錢少為患三司以斛斗折錢何異
一稅而不以錢少為患此何理也今兩稅輸粟帛皆有
常數若輸錢取其情願則斗米五錢所輸無幾矣官司
豈得不以錢少為患乎若必令輸粟則是不取情願非
法也若不以時直輸錢則民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錢重
則物輕若用處折以他物則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則他

物亦恐不足以給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錢者官中所積也終歲勤動而斗粟尺帛不過數錢雖邊儲百萬石可致其傷農甚矣而謂錢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顥奏王廣淵不當妄意迎合俵粟乞俵絲錢及折税絹作納錢云云呈孫覺劄子至周公時天下已無兼并又公私富實故為此法陰相之不専用此為治余曰無兼并又公私富實尚須此相民兼并多民之絶者衆則此法豈可少

且覺言周公不專用此為治今豈全廢餘事專
行此法又讀至周公所以斂息者欲民勤生節
用不妄稱貸故也余曰覺言今法則以為掊利
言周公之法則以為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
若說今法之意如說周法則今法何由致人異
論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說以為今法雖未
有害及至後世必有剝膚椎髓者余曰此周公
所不以為慮而孫覺慮後世乃過於周公此可

謂私憂過計也覺所言無理至多讀不至終而

止

周官平頒其興積新義曰無問其欲否賒與之也故謂之平則俵粟不取情願蓋其本旨也故臺諫言賒不惟不以廣淵為罪乃更以為盡力夫周官所謂平者豈賒與之謂哉謂無偏陂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法以為已資耳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蓋貸民所以助不給田不耕宅不毛猶

使之出屋粟里布則游惰之民自致困乏與夫實非不給而妄冒稱貸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國服為之息則民不輕貸矣莘老所謂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未為過論也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初非能抑勒使之稱貸也皆其自願耳然而其求之艱其出息重非迫於其急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户之民縣與之豈盡迫於其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願貸者以其易得而息輕故也以易貸之金資不急之用

至期而無以償則荷校束手為囚虜矣乃復舉貸於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以還官逋明年復貸於官以還私債歲歲轉易無窮已也欲摧兼并其實助之興利之源蓋自茲始而荊老之比作俑者亦不為過論也余以為青苗利害不在願與不願正在官司以輕息誘致之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然則周公法今法安得不為與

呈朱越乞小郡上問朱越余取實對又問越何處人因甚人說他余曰朱越是江寧人臣久居江寧與之相識言者或以為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遠事繁無職田無錫賜無酬奬朱越素廉潔有行居官無敗事又是大卿比輩申王秉彛輩只有過之即無不及理須與一郡如建州者上曰聞亦廉介可惜年老余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雖在京陛下亦何須

見建州知州自來只是中書差何足掛聖念如
臣者忠信誕謾之實陛下乃當審察若臣誕謾
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
之大豈無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上曰
非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實余曰陛下每事欲
考實甚善然所當考實乃有急於建州者又曰
人主防人臣為姦當博見人窮理道考事實窮
理道考事實則雖見姦人無害博見人則人臣

不能為朋黨蔽欺人臣為姦尤惡人主博見人故李逢吉之黨相與謀以為人主即位當深防

次對官上説

荆公每言人主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欺至除朱越建州則固拒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朱越果材耶見之何害果不材則固拒人主不得見非蔽欺而何觀其言之强悖雖同列不可堪也況君臣乎夫君子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於君臣

之間狠愎如此其所養蓋可知矣

上論不尚賢余曰尊尊親親賢賢並用先王之政事也老子不尚賢是道德之言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為政以德離道德而為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須有名如何余以為無名則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非兼弱攻昧則取亂侮亡

欲加兵於弱昧亂亡之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力不足耳

弱昧亂亡之國不足以有其民而上無政刑廢誅不加焉而後兼取之則有名矣此書稱湯於桀之時爲然也乃曰用兵不患無名此乃管仲責包茅不入之說耳王佐不爲也

上曰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爲功名一切偷惰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

所以運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亂俗陷爲偷惰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天下非所以訓示衆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功名爵禄乃先王所以役使羣衆使人人薄功名爵禄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運天下必有出於功名爵禄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爵禄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各

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以其身為天下用豈為功名爵禄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為臣義當如此也故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則人知自盡雖有高明超卓之士出於功名爵禄之外者亦孰敢不為用也哉先王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說也夫名位爵禄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羣衆非所以奉天也蓋其學不足以知

天其論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嘗變詐余曰鞅為國不失於變詐失於不能以禮義亷恥成民而已

商鞅挾持浮說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術蓋本於變詐尚何禮義亷恥成民之有哉謂其失不在於變詐蓋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術每以鞅為是

上聞酸棗有升下户入上户手敕如此則是有免第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云云於是司農

有狀乞約束升降並須約見令等第物力如或敢將物力不及令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務要足約定之數則官吏並科違制不在去官赦降原減之限上以為然從司農所奏余曰治百姓當知其情偽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驕之使紛紛妄經中書御史臺或打鼓截駕恃衆為僥倖則亦非所以為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責之有司有不當則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

輒再三敕質問臣恐此體傷於叢脞則股肱倚
辦於上不得不惰也

升降等第最為役法利害之要平時差役不到下戶令
升下戶為上戶使之輸錢則貧弱受弊而上戶免役為
法之害孰大於此而人主不得質問質問則以為叢脞
此何理也堯之時天下大計已定矣然而設謗木詢芻
蕘豈固示之姑息耶蓋上下之情不通而能審知其情
偽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無所赴愬而后可以為

政則誤國多矣

呂公著正所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又云如陳襄姦邪附下罔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分又云歐陽永叔乞致仕馮固留之上弗許余論永叔以韓琦為社稷臣則修為忠良否則修不免為附麗邪人故如修輩尤惡綱紀立風俗變又云如此人與一州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附流俗壞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縣以方命殛

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誠為

未盡法

自韓富而下皆元勲世臣名儒碩徳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異己則指為奸邪待以四凶詆誣大臣顛倒邪正蓋自此始也作俑之禍抑又甚焉

保甲

先王為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為力耕之農出則為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

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自井田之法廢民無常産久矣富者饜膏粱被文綉酣豢逸樂未嘗知有服勞也貧者終歲勤動僅能餬其口一有失職則饑殍隨之游惰之民往往應募而為兵一繫軍籍則上下臨制如束濕薪雖有姦凶無所逞也自祖宗以來討平禍亂兼制夷狄用此而已未聞有他虞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募兵則富者安於逸樂脆軟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閲則老弱無所賴轉為溝

中瘠矣游惰姦凶無所拘係則散而為盜賊皆理之必至也比戶之民既已輸賦租以充軍食矣而身又不免馬豈不重困民乎若以賦租可減則自熙寧至元豐十有餘年未聞有減也予以為井田既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

三司節畧邵呂嘉問起請儀鸞司供內中絲帛文字却奏請為擬呂嘉問起請乞指揮其意欲以內東門要絲供上元禁中用而嘉問起請致

妨闕中傷嘉問又歸咎於中書立法云云余曰如此等事非陛下躬儉即人臣豈敢如此立法臣見陛下於殿檻上蓋氊尚御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費於結絡上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此糜費圖作甚漢文帝曰朕為天子守財耳余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舜作漆器羣臣咸諫況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雖庸人知其不可為也荆公以師臣自任為天下儒宗而所以導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諛臣得以藉口為天下禍庸非斯言乎

余奏既立結吳延征即須處分王韶招捉木征然後蕃部無向背專附延征云云潞曰夷狄自是夷狄略近勤遠非義即自己深入險阻費運餽不可不計下梢曰秦漢以後事不足論如詩

稱高宗奮伐荆楚罙入其阻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師必衆師衆必用糧食非是不費運饋如鎮洮更自是中國地久為夷狄所陷今來經畧亦不至勞費

先王之於夷狄至於不得已而用兵葢有之矣爭城爭地而戰則孟子所謂服上刑者而引詩以為證不亦異乎

上曰市易賣果子煩細且令罷却如何余曰市

易司但以細民為官科買所困下為兼并取息所困故自投狀經市易司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官米子自立法以來販者比舊皆便得見錢無留滯云云陛下謂其煩細以為有傷國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監酒一升亦沽設官監稅一錢亦稅豈非細碎人不以為非習見故也臣以為酒稅如此不為非義何則自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幾錢以上

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亦不言幾錢以上乃買賣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細為恥者細大並舉乃為政體尊者任其大卑者務其細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檢察市易務事乃似煩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征

商古無有也蓋自賤丈夫始恐無一錢亦稅也先王之時惟祀兹酒故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雖紂為人君數其罪亦不過沈湎于酒耳必不設法招致使民酣醟而日較其增虧也榷酤之法自桑弘羊為之當時以為烹弘羊乃雨則人情可知矣以為因襲之久國計賴之未能遽已可也以為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官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之買者所以與通貨賄也若果予非

有不售而滯於民用者而官皆斂之此與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者何異哉以是為政體不亦謬乎夫柄臣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授之有司有司不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議法失其旨其誰當正之固人主所當察也故上無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道而民被其澤矣論道之官議法罔利煩細如此實傷國體而人主不得問問之則以為叢脞果何理哉

余曰陛下正當為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然後

能為天之所為為天之所為者樂天也樂天者然後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為則當畏天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為諸侯之孝而已所謂天之所為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徳曰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為怨而天不為之變以為非祁寒暑雨不能成歲功故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使鯀治水

汨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晏然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氾濫於中國孟子謂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而安石乃曰堯晏然不以為慮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為不知天之所為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夫民窮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葢土潰之勢也保丁賣襖以置弓箭甚者斷

揣以免丁其致怨可知矣而導其君以為不必恤不亦誤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紛紜三代以前盛王未有無征誅而治也文王侵阮徂共以至伐崇乃能成王業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況

流俗議論

周之王業肇基太王然太王避狄去豳未聞有征誅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蓋有不得已若以為必有征誅乃

能成王業此何理必使後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為興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禍天下豈淺哉

呈内藏庫紬絹許人户情願納見錢事因曰上令歲兩浙被三司令人户情願納見錢折税紬絹辥向近奏添俵預買紬絹錢乃得平準輕重之意

預買紬絹每疋俵錢一千三司以納絹折納見錢必高其估此與王廣淵俵絲錢折納税紬絹一體聚斂之臣

罔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間常以折變為患今乃以折納見錢添俵預買為得平準輕重之意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

曾公曰議者以為提舉官將先催常平如王廣淵義倉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無害與義倉事不同義倉是朝廷令勸誘豈可先以百姓稅物充常平是出官本貸與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許先催則是令稅足之后方以枷棒催常平貸物

則自然致人議論又云枷棒亦不可廢今和買紬絹若不納可不決否今民間賒貸亦須以枷棒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后何由可斂既情願貸官物又收息少縱使枷棒催之亦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后催稅則稅必欠雖不用枷棒催貸物必用枷棒催稅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說而民受其獘則一也私債於法不受理而兼并之家初非有枷棒催償

物也已足以困細民則此固可知矣夫和買用枷棒蓋州縣之過非法意也常平斂散自謂先王補助之法竊意先王補助必無取息用枷棒追索之理不務出此乃引州縣之過以自況不亦異乎

論常平陳曰此只是財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

臣在政府日夕紛紛校計財利臣實恥之余曰理財用者乃所謂政事真宰相之職也何可以為恥若為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為人主守

法者臣亦恥之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用以九式䟽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致猶致人之致使其自至也若夫王求車則非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為宰相之職則非

其義也

濮王不稱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稱皇使不得耶余曰無臣而為有臣孔子以為欺天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為有臣之類且孝子慈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豈敢當褒崇然則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濮廟非帝業所基與太王王季異故褒崇之禮不宜稱

皇得禮之正也荆公謂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為有臣之類蓋未嘗深知周公追王之意也周公豈欺天乎

陜西諸帥哨探得西人欲作過即勾下番兵馬余以為當約束勿使其然慶歷中西事所陷殺不過十萬人計天下一歲饑饉疾疫所死何啻十萬人於天下未覺有損也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窮者妄費糧餉最方今所宜戒

邊吏不能捍敵致陷殺無辜之民而以饑饉疾疫死亡者為比又以一路殺傷之數與合天下較其多寡此尤為無理夫以十萬之衆合天下之廣言之宜未覺有損也以陜西一路言之安得不以為多乎昔者太王之避狄也以為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故去之今乃以妄費糧餉為宜戒而十萬無辜之民肝腦塗地為無所損非謀國者之所宜言也

上召兩府對資政殿出慶州軍變文字潞言朝

廷多所變更人不安云云馮言甫界淤田又修差役又作保甲人極勞獘不易云云余曰云云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去人害則為之更張而更害人則不可為又有事誠可為而時勢之宜未可以為者亦未可以為如討夷狄拓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禮記以為事前定則不跲令天下事要須前定不臨時為人議論所移

用王韶曰以開邊招生羌團結蕃户為功乃曰討夷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此言果何謂也方兮華之西也荆公嘗自請往未嘗一言及此因一敗輒出此言以自蓋然則咎將焉歸乎是欲以人主自任也平時與同列爭議雖小事必勝而後已興師動衆安危所繫心知未可為而不言尤非理也

潞言人多言仁義鮮能行上曰實能言仁義者不為多仁義之實亦自難知余曰楊朱不知義

墨翟不知仁惟孟子乃能知仁義

楊氏為我不知仁也墨氏兼愛不知義也至於無父無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難知其信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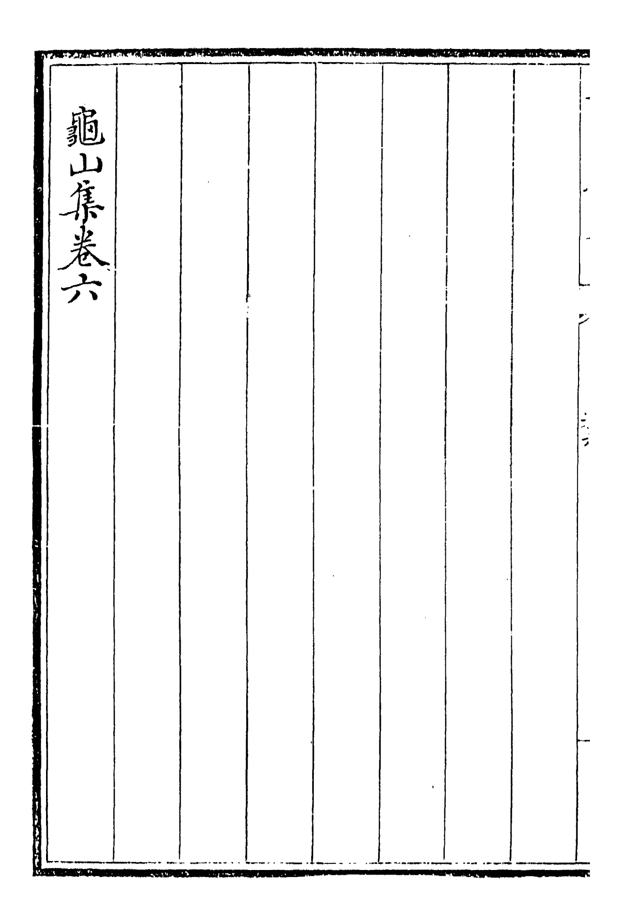
上曰朝廷亦無阿蔽但外方亦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何上勘河事官員乃獨遺郄程昉云云

余曰云云今秉常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陛下不能使之即敘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於小事乃不明於帝王之大畧故也陛下以

今日所為不知終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否臣愚竊恐終不能也陛下若謂方今人材不足臣又以為不然臣蒙陛下知奬拔擢在羣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為陛下自竭臣實未敢

荆公行一事立一法朝廷必從乃肯已於君臣之際殆不可磯也至或比神考為元帝為桓靈論一程昉用意不均事則以為不明帝王之大畧終不能調一天下兼

制夷狄亦可謂盡言矣其言之悖雖敵已以下有不能堪者猶以為未敢自竭不知何如乃可以自竭也蓋其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而功烈乃無足稱者故增為此言以自蓋耳恐非當時之言也


龜山集卷六

龜山集卷七

宋 楊時 撰

辨二

王氏字說辨

空 無土以為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

作相之說出於佛氏吾儒無有也佛之言曰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則空之名不為作相而立也工穴之為空

是滅色明空佛氏以為斷空非真空也太空之空豈工能穴之耶色空吾儒本無此說其義於儒佛兩失之矣

倥侗　真空者離人焉倥異於是特中無所有耳大同者離人焉侗異於是特不能為異耳

真空者離人焉是離色則空非即空也大同者離人焉有離則非大同也列子曰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非一也相得而後和有離焉則非和也萬物固非一類也各於類而同之則所同不廣矣合而和之然後為大同

同　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

不同門一口則是非同矣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非門其一口所能同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必潰矣何同之有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異之名不為是非而有也如樂統同禮辨異同姓異姓之類何是非之有

金銅　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赤金也為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

月令於金木水火皆以成數言之惟土曰其數五而已
蓋五行皆主土而後成故土主於四季無終於正西之
理水土俱生於申則正西亦非水土始終之所也五金
皆為火所勝而不能自守反同於火非特銅而已然謂
之銅者蓋五金皆金正謂黄金為金銅亦黄也同於金
而已

童　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稱仁端見矣
四端皆根於人心與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為

信本稱為仁端皆無是理也

中　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

中者天下之大本非特通上下而已是未知中之為中也

忠　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

心無中外以忠為中心無是理也禮器曰禮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也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蓋用心之有內外耳非心有內外也

洪　洪則水共而大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

共而大

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夫五行有休囚廢主

無共大之理

鴻　大曰鴻小曰鴈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矣

然而大夫贄此者以知去就為義小者隨時如

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其智興事造業

矣鴻從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曰隨時之

義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充也

鴻鴈一物也有小大之異鴻亦無興事造業之理若大夫者不能充此周官大宰卿一人卿即上大夫也故王制曰上大夫卿而周官有中大夫而已則上大夫卿是也太宰所謂一相也不能充此其孰能充之

公　公雖尊位亦事人亦事事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事事故也

松柏　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

所以事上之道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詘所
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桓圭者以此
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
不知孰為事上之道耶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執躬圭
公執桓圭無取諸松柏之義皆私意之鑿也

籠　從竹從龍内虛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龍
者亦可籠焉
龍非可籠之物也

冬　春徂夏為天出而之人秋徂冬為人反而之天

四時之運終則有始天行也無之天之人之異

天示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地得一而小何也

夫域中有四大而地居一焉何小之有

義　斂仁氣以為義散義氣以為和

犧牲　残而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

斂仁氣以為義又曰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散義氣以為和又曰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殊無理也

戲　自人道言之交則用豆辨則用戈慮而後動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道言之無人焉用豆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慮之有用戈用豆以一致為百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又為於戲

傾戲之字

自人言之君臣之義夫婦之别皆辨也何用戈之有禮之用豆無非道也以用豆用戈為虛事則先王所以交神人討有罪皆戲耳此何理也

置罷　上取數備有以門下則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能者可罷使無妄作惟我所為而已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未聞直者可置使無

貳適惟我所措而已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願立於其朝矣未聞能者可罷使無妄作惟我所為而已熙寧之初賢能不容於朝紛更祖宗之法惟我所為而已用此說也其為害豈淺哉使其說行則其禍天下後世商君之法不如是烈矣

終　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息故

爾又奚時物之有

聰　於事則聽思聰於道則聰忽矣

事道初無二也故孔子之相師亦道也聖人憲天之聰

天非有事也何多事而聽之有

思　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未

嘗動出也故心在內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之至於無思則天之道

也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

無是理也與所謂出怒不怒異矣

咪茎豬　咪一草而五味具焉即一即五非一非五故謂之茎衆而出乎一亦反乎一故謂之豬

未有一物而具五味者即一即五非一非五皆謬悠之辭也

之　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戾靜以之動中而卜者所之正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隱顯一理也非反隱以之顯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靜一體也非戾靜以之動也非夫通幽明之故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懿徽　壹而恣之者懿也俊德之美也微而糾之者徽也玄德之美也

俊德非恣之所能玄德非糾之所及

除　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辦新故相除者人也

一日之頃一身之中而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新新不窮未嘗相除也有處有辨與陰陽異矣

蟋蟀　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其率之為巻蟋蟀能帥陰陽之巻者也故詩每況焉

陰陽之運萬物由之而生成焉非帥萬物以出入也陰陽亦非蟋蟀所能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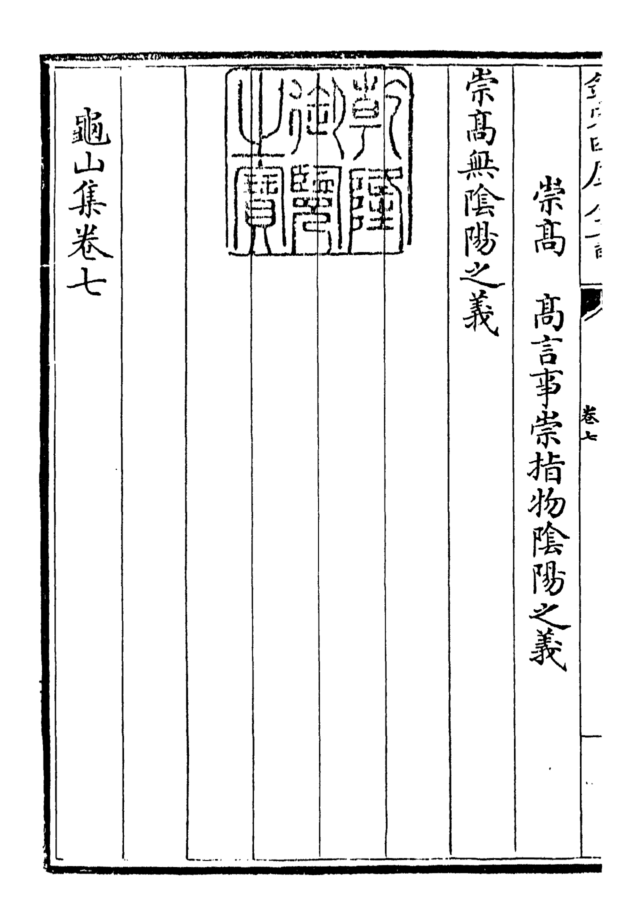
紅紫　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以工器成焉凡

色以糸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此也道所貴故在糸上工者事也此者德也

白受采五采皆以白為質非特火革金為紅也赤與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不知為此者何義也

豐　豐者用豆之時

祭用數之仂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用豆非特豐之時而已



崇高　高言事崇指物隂陽之義

崇高無隂陽之義

龜山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蕭準

謄録監生臣何青

龜山集卷八

宋　楊時　撰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以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亡適在平

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為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弒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弒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弒也此說是已蓋

寢苫枕塊終身不仕而恥讐之不復者人子之志也況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繼弑君而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為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

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敢為公也然則為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鄢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比其得衆也雖欲制之反畏人之多言則克段非國人之志也故不稱國討而書鄭伯以譏之夫為人君不能明義以善俗使不義者得衆則鄭伯之過大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克

者勝敵之辭也書克以見段之盛彊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所以參譏之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仲子喪不見於春秋於此始賵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內為主也宋人外之微者也屈千乘之尊而與微者盟故不書公蓋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交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失之矣葢中國微然後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入也公羊論得向不居是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譏不親迎也以文王親迎于渭諸侯不親迎非禮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歴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賓餞出納欽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為之警戒乎故春秋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書之史失之詳畧異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葢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伯各帥諸侯入應門左右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爵也古者為臣不敢貳其君故非銜君命則束脩之問不出境所以致臣節也

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後世國亂君昏而為大夫者交政於中國故生或同盟死或相訃非禮也故春秋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正臣子之分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未命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譏之不稱使王有喪未出命故也夫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致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知矣求者穀梁謂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是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雖父母亡無歸寧之義猶不當以奔志之也蓋文姜通於齊侯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絶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書姜氏而以奔志之明其義當與齊絶也姜氏齊姓也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大

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弑於齊而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則天子固失義矣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魯之臣子亦不當受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館于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為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于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違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絶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酅入于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為也春秋善之書曰大去與夫書奔者異矣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故國君死社稷義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去國無亦傷世守之義乎曰昔者大王

避狄而去邠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孟子所以教滕文公者亦如是而已此古人皆然何獨至於紀侯而疑之乎

詩義

將仲子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為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治兵國

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為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叔段得衆而民說則勿取不亦可乎曰彼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為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亡之本也

叔于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馬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亦以衆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

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狡童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禄也為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禄者義也故弗

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養弗與食天禄則不與賢人國事又甚矣故其憂又至於不能息也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國

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賢者亦樂此乎

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産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

以為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為敵

無道桓文之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宫曰賢者亦樂此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

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爲也已蓋大匠不爲拙工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是心足以王矣

爲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饑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為主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頀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出乎爾

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徵招角招

角為民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為臣不忠與孔子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亡天下猶以為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至

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周也分爲東西君之位號亦亡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謬爲之說失其旨矣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於人君之邪心不可爲

訓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于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闢誅一夫

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

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弒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

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亦在彊爲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市不知爲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死勿去之爲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不遇魯侯天也

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為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孔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稱管仲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子路所能也而曾西謂子路孰賢則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問管仲則艴然不說曰爾何曾比予如是何也曰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為之範我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為之詭遇一

朝而獲十若子路者為之範也雖不獲一而不為歟管仲詭遇也雖得禽若丘陵射者不為也仲尼之門羞稱管晏亦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觳觫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為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求其心則齊王誠為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為氣之帥則氣從之

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
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是氣
也而反動其心氣一亦能動志故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
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葢氣之本體也氣無形聲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至

其流風之獘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爲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旨况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爲大戒先

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為臣之義時君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為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況得而召之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

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内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舜之臣予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人者孟子所言者是也夫洪水横流草木暢茂

禽獸偪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皋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序宜如此也不同亦時焉而已矣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

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

伯夷柳下惠道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起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

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

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夫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薛居州善士也

政不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則雖一人可與王為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足以與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内皆已甚也孔子

不爲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矙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矙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揚子謂詘身以伸道非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叟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故曰若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爲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

寇讐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為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為齊宣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如禹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

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為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孔子作春秋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以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

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

孔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心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畀失其旨矣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至於股無胈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

也顔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為我亦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為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闘而不知閉户室中有闘而不知救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顔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亦楊墨而已矣

柳下惠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

同道不同道

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其揆一也

五十而慕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葢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言五十而慕葢以此也

五霸假之

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昭王

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為能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自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懼焉異端之學自以為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故學者莫知適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龜山集卷八